

改造 / 重塑

——再利用的策略

Re-make/Re-model — Strategies for Reworking the Existing

[英]格雷姆·布鲁克 文 | Written by Graeme Brooker

谢冰 苏清商 译 | Translated by XIE Bing SU Qingshang

沈旻 校 | Proofread by SHEN Yang

摘要：本文探讨了以建筑再利用为诉求创造室内空间的基本过程。通过阐释建筑、设计和室内装饰基本内容的三个“情境”（邻近性、居住性和个体性）以及如何运用激活这些情境的策略来解决诸如如何再利用现场发现的物质，在新的环境中建筑如何被使用，以及这些策略如何承继特定的空间特征等问题。在资源日益紧缩的当下，对既有事物进行操作处理的做法看起来越来越具有前瞻性，因此改造和重塑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直截了当的拆除相反，再利用现有空间不仅是一种可持续的方法，而且可以增强过去和现在的连续性与空间和场所的特征和联系。

同时，还需要一种独特的敏感性，这与所有权的模棱两可，也将现有物质改造成新的元素和空间这一挑战相关。因此，传统的建筑表皮、室内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罗斯·埃索·亚当斯所说，最终“所有建筑都将室内”化。

关键词：室内空间、再利用、邻近性、居住性、个体性、干预、置入、装置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building reuse is a fundamental process to making interior space. By interpreting three ‘contexts’: proximities, inhabitations and identities, lenses through which the primary concerns of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decoration of the interior, and a number of strategies through which these contexts can be activated to solve particular problems such as reworking the existing matter to be found on site, assisting in how occupation may take place in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how they act as devices that relay particular spatial identities. In a world of finite resource, when the manipulation of what is already with us is increasingly prescient, hence the remaking and remodelling of existing environments i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pproach. As opposed to straightforward demolition, reusing existing spaces not only utilises sustainable approaches to the built environment, but it also reinforces continuous link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inforcing identity and connection to spaces and places.

Besides, reworking existing matter also requires a unique sensibility, one that is comfortable with the ambiguities of authorship and the challenges of manipulating existing material into new elements and space. Because of this, arguably, a situation which loosens the traditional roles between the architectural container, the interior,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s inevitable. A situation which Ross Exo-Adams describes as ultimately the ‘interiorising of all of architecture’.

Keywords: Interior, Reuse, Proximities, Inhabitation, Identities, Intervention, Insertion, Installation

作者：

[英]格雷姆·布鲁克，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室内设计系主任、教授。

译者：

谢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苏清商，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校者：

沈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再利用包含一个脱离了以前语境的旧的元素，这有助于创造出独特、新颖的东西。一个复杂的项目之所以能够持续，就是因为它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旧的元素，由此便具有了连续性并且可

以建立传统。不过虽然再利用包含了旧的元素，但仍然是向前看而非向后看的。再利用并不代表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1]

上文引述出自《再利用——融合与焦虑的艺术和政治》（*Re-use—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and Anxiety*）一书。在该书中，作者赫

格瓦尔德 (Hegewald) 和米特拉 (Mitra) 探讨了“再利用”作为一种工具的问题,即如何从再利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和解释思想、对象及环境中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化。他们以东南亚和印度的设计文化为切入点,探索了广泛的文化和政治问题,并分析了再利用对艺术、建筑和珠宝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立法机构和宗教文化机构的影响。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集中于对过去演变方法的探讨,作者通过对早期的思想和形式进行周期性回归来分析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然后将这些思想和形式适当地应用到要改造的要素中,包括法则、物体和空间。作者将这个过程描述为对艺术和政治结合的强调,并且将这些地区的不同的例子汇集到一起,以此来证明他们所说的“思想、概念和物体的跨国流变”。

在传统的室内设计实践中,不管是新建还是旧改,设计师通常会考虑到建筑的周边环境。因此,再利用成为建筑、设计和室内空间装饰的一个基本而确定的主题,而改造和重塑现有环境,则是创造室内空间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赫格瓦尔德和米特拉所说,“再利用”不仅是分析和诠释文化变迁、政治变化的工具,也是促进连续性的工具。

“再利用”的这个特征的形成涉及很多原因:首先,对于资源有限的世界来说,建筑再利用作为室内设计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一个替代新建建筑的重要的、可持续的方法;其次,室内设计师这一职业的灵活性,使得从业者改造工作中具有了承担多重角色的倾向性和敏感性;第三,时间倾向性的提高,也使得室内设计中关于室内空间主题的灵活性和时间的有效性能够极大地发挥自身价值。换句话说,因为时间和内部空间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再利用、改造和重塑现有空间,与内部的时间、空间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讲,改造和重塑现有空间提高了人们的可持续意识,并且由于设计师具有一种独特的敏感性,即倾向于使用现场已有的东西,这确保他们能够批判性地认识改造周边环境。

因此,再利用是有关室内设计的教育

实践和文化研究的关键条件,它可以确保设计师考虑到基地周边的模糊性、偶然性和某些特殊敏感性,并由此提出许多与学科相关的理论。再利用也是评判室内空间价值的重要原则,因为它与其他的空间实践存在区别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征,这对于本学科来说是有意义的。同时,由于室内空间处于一种不固定的、不断变化的状态,就像所谓的沉浸于室内空间之中,在我看来,这对最终室内空间氛围的形成至关重要,或者说,再利用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操作手段。

如此,本文试图阐述关于再利用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它们可以说是形成室内空间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条件的基本要素,也是理解室内空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将之概括为三种情境:邻近性、居住性和个体性。在以改造和重塑为核心的工作中,这三种情境囊括了内部空间的基本要素。本文会分别讨论这些各具特点的策略,并结合我在皇家艺术学院任教时指导的学生作品以及目前的一些实践案例予以阐释。

二、邻近性 (Proximities)

“源自中古法语 *proximite*, 拉丁语 *Proximitatem*, *nearness*, *vicinity* (意为接近、

临近)。”

正如字典中所定义的那样,邻近性指的是临近的要素或事物,或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通常是解剖学上的联系,如肢体)。设计师无论在纸上还是电脑上做改造设计,他们都要考虑到场地的现有材料或场地的现状条件。但这只是室内设计本质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邻近性的内涵还包括了基地、场所、环境、区位、文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影响室内设计的要素。设计师通过对临近性进一步的分析和理解,有可能提出新的想法,通常还会创造出产生新想法的创新环境。这些与现存材料有关的文献记载以及后续对这些文献的解读,会影响设计理念的形成与室内设计作品的诞生(图1)。

根据这个设想,邻近性原则的各方面都会对室内设计的教育、研究、实践甚至学科专业产生重大影响。简而言之,这个原则会影响我们思考、工作的方式,也可以成为拓展、充实本学科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这个学科的基本原则就是能够做到与特定的城市、建筑物、房间以及之后的改造有关联,这也确保了参与其中的室内设计师有自己独特的思维进程和思维方式。在笔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中,与合作者莎莉·斯通 (Sally Stone) 共同提出了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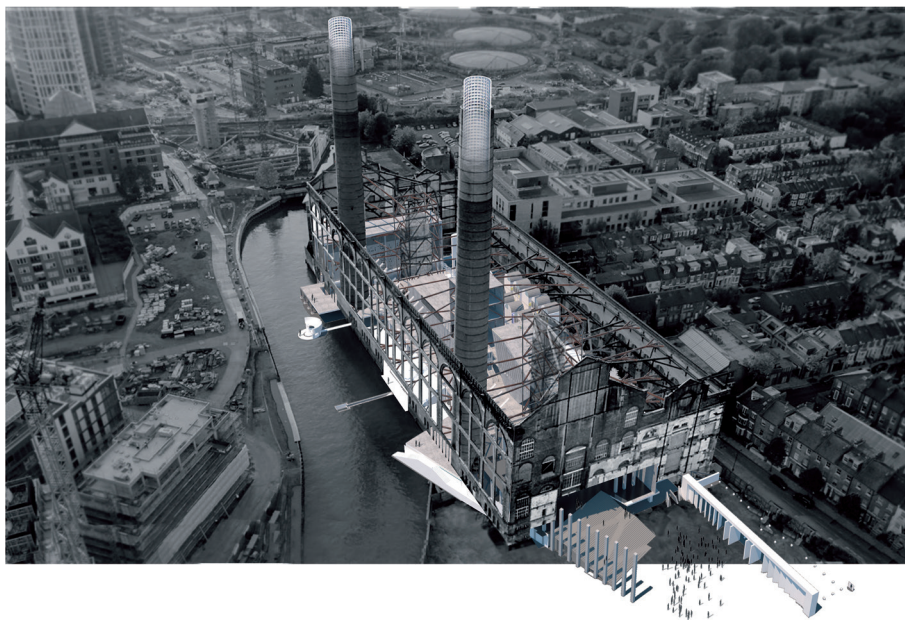


图1: 葬礼的未来,未来室内空间平台, RCA, 学生: Moying HUANG。伦敦切尔西的洛兹路发电厂 (Lots Road Power Station) 经过重新设计,以期能够在未来的城市中放置和容纳死亡

理解和改造场地现状的方法——“重读”(Rereading's), 这是受到了吉安卡洛·德卡洛 (Giancarlo De Carlo) 的研究的影响, 特别是他在 1990 年的一次访谈中所表达的观点。他指出:

“我非常相信阅读是具有启示作用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解释已经铭记于人们心中的事物的含义, 那么他不仅理解了这个记忆痕迹形成的时间及其背后的动机, 也能意识到各种留下痕迹的事件是如何分层、如何相互联系的, 以及它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其他的事件, 并编织了我们的历史。”^[2]

这种利用现有事物的方法并不新鲜, 但这是 21 世纪初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化生产方式。正如评论家尼古拉斯·波瑞奥德 (Nicolas Bourriaud) 所说:

“这不再是一个从头开始的问题, 也不再是使用原始材料进行创造的问题, 而是要找到一种能够插入无数生产流程中的方法。”^[3]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们在《重读: 室内建筑和现有建筑改造原则》(Rereading's: Internal Architecture and the Principles of Remodeling Existing Building) 一书中修改了再利用的策略, 并且以现状分析作为开始, 这包括对实物的研究, 例如形式和结构, 以及对非实物的研究, 例如文脉、环境、历史和拟定的新功能等。然后利用诸如面(墙、地板和天花板)这样的元素, 或者是家具、自然光和人造光, 表面和开口这样的对象, 以及楼梯、坡道和桥、走廊、升降梯、自动扶梯等一系列要素来完成“策略”的运筹和策略——形成内部空间的元素。

“策略”是这本书最具创新性之处。制定的策略完全基于新的内部空间和现状之间的整合水平, 这就形成了一种基于新旧之间的亲密性和相关性的依赖。这些策略强调依赖或创造邻近性的重要性、现状空间的直观功能, 以及可以在改造中使用的要素, 并且基于老建筑与新要素之间的整合程度形成了三种策略, 它们分别是干预 (intervention)、置入 (insertion) 和装置 (installation)。

1. 干预 (Intervention)

“干预”强调了新旧之间的关系, 新旧之间相互依赖并几乎结为一体。这可以说是一种鲁棒策略——拆除部分现有的, 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新的东西:

“如果现有建筑被改造后不能够独立存在, 而且改造的性质是新旧完全交织在一起, 那么这就属于‘干预’这一类型。”^[4]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 “干预” (intervention) 的释义是“在两者之间发生” (to happen or to take place in between), 这种策略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将现有建筑与新元素结合起来, 并且将新元素强加到旧的地方。不过, 它的巧妙之处在于创造了一个新旧交织的、和谐的空间。由于这种策略是介入现有建筑物和新功能之间并进一步影响下一步行动的方式, 所以“干预”这个操作很可能只是随后一系列改造工作中的一个环节。

正如弗雷德·斯科特 (Fred Scott) 所言, “干预”与外科手术类似, 其中可能涉及的修复或选择性拆除是在为“干预”奠定适当的基础。不过, 设计师虽然知道新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他们在考虑如何再利用现状空间时往往倾向于现有建筑。斯科特认为:

“要让我们的工作从传统建筑中的实务领域上升到干预工作中的深思熟虑的战略层面。在一般的建筑工程中, 必须为新建筑的基础整理场地, 拆除现有建筑物, 有时通过排空池塘里的水或类似方法来稳定地面, 工人在做这些工作时几乎不需要指导, 而‘干预’这样的工作则需要像做外科手术一样的精度。从某种意义上说, 主体建筑上被拆除的部分就像是投射在新建建筑上的阴影。”^[5]

设计师在设计中会经常运用干预措施, 包括在加固建筑或修复被毁坏建筑物的表皮时, 甚至在面对倒塌的建筑时。于是, “干预”就变成了一个在加固和拆除之间博弈的过程。实际上, 它是一种操作现有结构的手法, 这种操作可以是具有恢复性的, 也可以是表现新旧变化的, 它可

以协调现在、过去、未来的不同状态。由于经过多次变化的空间需要恢复清晰性和秩序性, 而“干预”恰好具有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的性质, 所以干预措施就成为一种可以使缺乏逻辑的空间变得清晰、有秩序的, 简单有效的方式。由此可见, 干预更具减法性——通过改造建筑使空间恢复某种形式的清晰性和目的性。

最后, 干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处理好新旧之间的断裂问题。这个策略鼓励在原有建筑和新元素之间建立连接, 并且关注于对特定材料的节点和细部的精细设计。为了成功地做到“干预”, 新旧之间的断裂必须要有明确的界定, 这通常是通过材料对比来实现的, 即在现存物质和新事物之间形成独特的联系。显然, 干预并不是模仿和复制, 而是新旧元素之间创造性的结合, 是一个旨在通过新的工作方式促进现有建筑发展的过程 (图 2)。

2. 置入 (Insertion)

“置入”不同于“干预”, 置入是一种使新旧之间相互独立的方法。虽然新建部分的体量由现有建筑决定, 但新置入的部分通常会被放置在内部、周围、顶部或下部, 并保持其独立性, 只不过会在比例和尺度上与现有建筑存在联系。置入策略创造了一种“新的独立的元素”, 其体量由现有的体量决定。换句话说:



图2: 阿斯特利城堡 (Astley Castle), Witherford Watson Mann 建筑事务所, 菲利普·维尔 (Philip Vile), 阿斯特利 (Astley)。设计师利用干预手段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 使其成为地标信托公司的度假屋

“它为适应而生 (It is built to fit).”

邻近性在这里还是起作用的，因为它为置入的新元素提供了背景。

当一个建筑物在改造过程中需要某种辅助结构时，会采用“置入”策略。一般而言，旧建筑并不能够总是满足我们对于舒适性、空间、新功能和技术的需要。因此，如果不拆除它们就需要一些新的元素，这些新元素不仅要提供满足不同功能需求的空间，还要能够满足建筑技术标准的更新和现代化。

通过放置“为适应而生”(built-to-fit)的元素来创造内部空间，可以使得新旧元素之间产生共鸣。简单来说，这些新元素通常承担了老建筑所缺乏的一些特定的功能，例如浴室、储存等服务空间，或者楼梯、电梯、坡道等交通要素，这些要素经常受到法规和技术要求变化的影响。而其他的置入部分将包含一些室内设计中的核心空间，并且会成为待改造空间的一个主要特征。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剧院礼堂或者一个附属的展览空间，无论哪种用途，都可以通过功能更新或技术升级，与不同年代的建筑物之间产生戏剧性的共鸣，使得建筑重新焕发活力(图3)。

3. 装置 (Installation)

第三种邻近性策略是“装置”。与“干

预”相反，装置通过建立可以暂时改变感知的对象来强调现有建筑的戏剧性效果。通常会展览、临时或一次性活动的展示装置、零售产品等，无论它们是什么，都不会改变建筑的结构，拆除时也不会对建筑空间和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认为，装置是一种方法：

“有时候，主体建筑仅仅是一个展示的舞台，而好的装置可以展示它的美和品质，使之可以被人们认识和理解。装置可以使建筑物的真实性、隐藏的可能性或失去的特性变得生动活泼。”^[6]

装置可以是单个的，也可以是一系列的，它可能是一个概念、一个表演、一个临时或永久的空间，也可能是处于特定场景之中或没有背景环境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装置策略都是建立在一些特定想法之上的，或者说基于“事件”的策略，其中的情节发展和新旧对比最为重要。装置包括非特定场景的要素和特定场景的要素，这些要素通常都是临时性的，而且往往不是为了长久使用而建立的，这意味着它们在建立时就会将自己的终结融入自己的存在之中。

装置会造就一种游击队式或突破式的空间。实际上，现在这种空间类型已然泛滥，它通常以最低限度的手段随机产生最大的影响。其他装置类型包括贸易展览、舞台美术、展览和零售空间等大型或小型活动

设计，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对现有建筑结构的影响，而不是为了对用户产生最大的影响。一旦装置不再具有影响潜力或者已经过时，或者简单地说，如果活动结束了，那么拆除的速度会和建设一样快。

更重要的是，装置并不总是强调物品的工艺，相反，实现想法的速度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为了快速实现一个想法，会经常使用临时拼凑的材料、现成的物品或其他类似的随机性要素。设计师如果能仔细考虑这些要素并做出更好的选择，也能提高装置的影响力。

装置策略一般要实现两种效果：一是增强自身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戏剧性，二是强调内容而非建构方式。如果装置处于特定场景之中，设计师将会通过提升品质来改善其所处的环境(图4)。

以上的这些再利用的策略都是在“邻近性”这个情境下提出的，以保证室内设计师、建筑师和装饰工匠可以培养出一种特殊的敏感性。旧建筑改造不仅推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设计方法，也促进了关于室内空间的独特教学方法的形成。发现物的评估、现存物的编辑、偶然性的提升，这都是教授和学习建筑环境的非常特殊的方式。此外，邻近性和现存事物的实用性或直观功能，使得本学科在可持续或气候挑战环境议程中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室内设计通常被认为是最难以持续的实践



图3: 普拉多媒体实验室，马德里普拉多 (Prado)，马德里。Langarata-Navarro 在建筑的表面置入了新的设施，以便将位于城市中心的一个老锯木厂建造为媒体实验室



图4: 红牛学院(The Red Bull Academy)。音乐节在马德里市中心一座废弃的动物屠宰场内举行

之一（主要因其翻新的周期更短），但是当我们从再利用的视角来看，这也是一个更加先进的学科，因为室内设计的核心是使用现有对象。

可以说在不久的将来，并不难想象除“一次性使用”外，拆迁也将成为城市、建筑、室内空间建设中一种难以推行的方式，“新建”也将被立法禁止。如今，在缓慢发展的建筑行业中，再利用问题正在被提及，正如奥利弗·温赖特（Oliver Wainwright）最近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所问到的：

“如果每一栋建筑都必须被保护、改造和再利用，而新建筑只能使用已有的材料，那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用已经存在的的东西来继续建设和改造我们的城市？”^[7]

从本质上说，邻近性作为室内设计学科的首要条件和基础，其关注的是现有的物质——已经存在的或是现场发现的东西，同时也关注室内设计师、建筑师或装饰工匠如何改造并建设新建筑。邻近性是创造和了解室内空间的第一个关键条件，干预、置入、装置等策略展示了如何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和重塑以创造新的室内空间。

三、居住 (Inhabitations)

“生活或居住。法语：habere——举行。拉丁语：habitus——着装、举止、条件、性格和行为。”^[8]

20 世纪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倾向于用功能主义来描述用途，但这种倾向往往被形式的表达所主导。特别是当学科的主要思想关注于现有材料的再利用时，形式追随功能会给室内空间带来问题。邻近性，即对场地中现有物质的改造和再利用，被塑造为通过功能主义的建筑方法来创造空间的问题，其中一个方法是形式优先遵循功能，但是这在建筑再利用中是不合适的，因为通常来说它的功能已经丢失了，或者它的形式变得冗余了。在《论改造建筑》（*On Altering Architecture*）一书中，弗雷德·斯科特（Fred Scott）将这种冗余的过程描述为一个萎缩的过程；

“在功能主义模式中，所有的建筑作品都有可能在某个时间被某个机构视为多余的、无用的空间。”^[9]

在再利用过程中，形式和功能可以不耦合，并且功能不再是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的驱动力。以功能主义为主导的设计倾向可以说是 20 世纪忽视将室内空间作为空间实验场所的原因之一。或者说，20 世纪的设计大师们已经规范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做设计。

但这并不表明再利用没有在进行中，而是改造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成为纯粹的功能主义模式的“典范”。事实上，在整个 20 世纪，人们常常认为建筑的再利用与建成环境的设计并不相关，或者说从未将这一方法严肃看待：

“直到最近，你才能在不失业的情况下改造一栋建筑。”^[10]

如果再利用是室内设计的关键，那么优先考虑邻近性、居住空间占地面积、使用权和居住参与度等问题，则是设计师的重要准则。在这种语境下，室内空间与建筑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从时间和风格上看，建筑的围护结构只是一个在空间功能变得多余时可以重复利用的外壳。

居住地 (inhabitations) 描述的是居住 (dwell) 的地方，而不是作为一种功能结果的状态。居住是室内空间所特有的，因为它勾勒出了更多的人类特征，并阐明了行为要素，例如获得所有权和使用时的空间状况。除了这些因素，居住还展示了习性、性格和行为等关涉人的状况。居住象征着占有、互动和参与：它不是用一种功能主义或确定性的方法来创造空间。它展现了一个动态的整体，并且展示了包围各种已使用的空间形式边界的醒目而令人信服的方式。我们可以分析和发展居住的过程来建立关于建筑环境中的人类的新的思维方式。从设计创新、空间新功能到为了新的居住形式而改造现有建筑、元素、空间，这些都可以多种方式反映出来。这些室内设计师并不是功能主义者，相反地，居住在这些改造建筑中的用户可以共同参与进来，通过对所做的工作进行动态预判

来创造有意义的居住环境。居住的策略有很多，当使用现有建筑或改变它的用途时，可以对空间和要素进行重组。

关于重组，波瑞奥德这样说道：

“如今，艺术家们的作品形式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创作的：他们会将可用的形式重新组合并利用，而非改变原始元素（空白画布、黏土等）。商品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形式、已经发出的信号、已经建造的建筑、前人所标示的道路，这都是艺术家会思考的，而不仅限于艺术领域（在这里，人们可以加入电视、电影或文学），正如一个博物馆，里面的作品必须被引用或‘超越’，因为现代主义的原创思想中会有它，有那么多仓库，里面装满了可以使用的工具、可以使用和展示的数据储存。”^[11]

正如尼古拉斯·波瑞奥德在《后期制作》（*Postproduction*）中所指出的那样，采用在现有物质或环境中置入新功能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已经成为 21 世纪创新的首要推动力。“重组”指的是再次使用某个对象，无论是一个物体、建筑还是一个想法，都用重新定义的功能来改变它的用途。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有选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诸般要素被从当前的环境中提取出来，并被置于一个新的环境中，而且通常是以一种它们最初从未预料过的方式进行的。这些为新的用途而重组的物质、物体和建筑物需要具有耐久性，并且设计师要对这些现有要素的品质进行彻底的分析。无论这些特征是否来自重组的过程，都需要吸收和理解它们的含义。

在设计一个新的室内空间时，重组这个策略非常强调功能和使用情况。换句话说，它强调新住户的需求，以及他们的特殊需求和新的室内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紧张关系。尤其是这一过程会在项目的新旧要素之间造成一种紧张关系——为了迎接新住户，建筑的围护结构及其周围环境都是经过分析而后再进行改造调整的。

当一个建筑是多余的或者不再适用时，我们可以采用“重组”策略，重新使用那些可能有着一段艰难或不寻常的历史的空

间。出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一座建筑可能曾有过令人厌恶的用途，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被征服的建筑，有着令人不快的政治历史或者令人不快的用途，比如有毒的工厂或者屠宰场，它们可以否定自己的历史以再次被使用。不过，新的室内空间形成于现存建筑的内部，重组可以确保新旧之间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断裂将通过新的功能将过去的建筑与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区分开来。无论这个建筑规划的功能是什么，这些都是设计师在设计新的室内空间时要考虑和利用的要素。

邻近性和居住性这两种情境都是可以通过使用策略来激活的，这些策略定义了现有物质如何被改造和重塑（图5~图7）。

四、个性（Identities）

“相同或一致。拉丁文：identitas。”

在16世纪，identitas被用来描述相同或非常相似的东西，直到17世纪，这个词才被用来描述与个性有关的东西。个性是室内空间的第三个基本背景和条件。一方面，它是一个用来解释外在的术语，无论是现存的还是新建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用来表示物质性、技术和体系，无论是应用的还是发现的——详细而完整地概括了邻近性和居住性的内容。一个成功的细节或者一个精心设计的特征点，都会展现出一个项目的全部内容和轨迹。此外，关于对材料的考虑以及材料的使用，也是今后场地设计的基础。独特而有意义的个性性形成了对室内空间的基本认知。

在《细节呈现》（*The Tell-Tale Detail*）中，马尔科·拉弗拉斯卡里（Marco Frascari）明确指出：

“细节不仅仅是附属的要素，它们也是构成建筑价值的最小单元。”^[12]

1. 叙事（Narrative）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个体特征来创造独特而有意义的故事、叙述、空间故事、住户和他们的居住体验。作为室内设计专家

或者工程师，他们的职责就是通过建构空间故事来传达空间的意义。

叙事（narrative）源自拉丁语 gnarus，意为知道（knowing），因此“求知”（to know）是叙述的衍生含义，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叙事的释义是“讲述一个故事的过程”。空间叙事是这个改造策略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增强现有空间的叙事潜力，来渲染和增强包含物体、空间和居住体验的一个或多个故事的空间氛围。与新建的空间环境相比，现有的空间往往会有一段过去的历史、一系列的真相或一段虚构的过去，设计师可以提取这些东西并将它们转换成三维空间。此外，一个场所的历史也可以成为叙事材料的生成工具。例如，如果某个展览布置在一个改造建筑中，那么这个建筑的材料主题和空间序列，都可以构成展览叙事的基础。一个精心策划的故事通常是一个具有主题性的、高度有序的艺术品的集合，供参观者领会并最终消费。

叙事这种改造和重塑现有建筑的方法，包括了设计新的室内空间时的协商过程。这种方法也可以使用来自现有建筑的材料，这类似于运用过去的一种空间类型。



图5：克兰顿公园，萨里，克兰顿。2019年，RCA的室内改造平台和Allies and Morrison建筑师事务所以及英国国民信托基金会（the National Trust）一起参与的克兰顿公园项目。这是一座位于伦敦郊区萨里的豪华古宅，在2015年被烧毁，该项目立足于挑战学生利用新功能重组废墟的能力



图6：大理石厅，克兰顿公园。火灾对其内部空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无论以何种方式使用叙事这种改造现有建筑的策略，它都加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的连续性。简单来说，这种增强现有环境叙事性的策略，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室内空间，这种空间在新建建筑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当讲故事成为对现有元素和空间的再利用方法的一部分时，技巧就存在于这些故事的传递之中（图8、图9）。

2. 诡计（Artifice）

“在设计中，始终要有一个意图，无论它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个意图可以给设计师一个清晰的指引。做设计不能没有意图，因此，既然意图是自发的，那么诡计也是不可或缺的。”^[13]

可以说，“诡计”在室内空间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对现有元素或建筑再利用的过程包含了一系列的方法，这些方法会模糊或改变它们本来的意义。在极端的情况下，为了表达某些意义，设计师甚至会伪装空间。当使用诡计这个方法时，表皮（surface）是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意象的虚构



图7：室内改造平台，RCA，学生：Yikai WANG。为了启动克兰顿公园项目，学生要分析其中一个房间的体量，这些房间的地板源自那场火灾，然后制作一张合成图，将新的想法与每个空间的现有条件和新阈值条件结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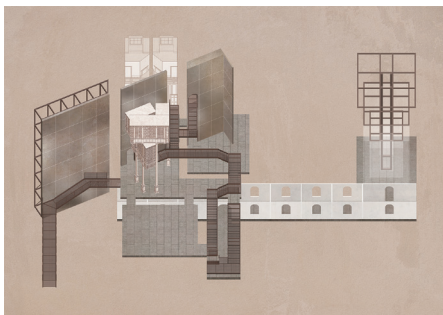


图8: Yilei PDF, 室内改造平台, RCA, 学生: Yilei XUE。Yilei 对克兰顿公园的幽灵十分感兴趣, 并绘制了随着时间推移在更衣室中存在的房间的复合图



图9: 室内改造平台, RCA, 学生: Yilei XUE。大火毁掉了室内的木质镶板后, 露出了一系列“女巫”, 即一些在窗户、门和壁炉腔上的符号, 为了防止恶魔进入房屋, 建造者进入了砌体。Yilei XUE在废墟中设置了一个展览, 以引导游客参观分布在房屋中的每个标记

与合成, 或者室内空间特性的表皮情况, 是运用诡计的一个基本方面。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 诡计 (artifice) 的意思是制造某种形式的幻觉, 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员的工艺水平, 它也有“一种巧妙的应急办法、策略、把戏或手段”的意思。从词源学上看, 诡计 (artifice) 来源于拉丁文 artificium, 与“技巧运用”有关。这些释义表明, 使用一种基于诡计的方法来设计任何东西, 都会使得待改造的事物以一种意图欺骗、引诱或误导其用户的方式制作和组装。

为了适应新的功能而对现有空间进行加工和改造的过程, 是室内设计师设计目标中的核心问题。利用诡计来创造和叙述室内空间的个性特征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 当设计师构思设计室内空间时, 他们可以摆脱外部环境的负担, 把室内空间想象成纯粹的技巧。换言之, 一旦外部环境被否定, 或者内部空间不用承担控制环境的职责, 例如抵御天气变化, 设计师就可以自由地创造一个新的环境, 如果需要的话, 也可以是一个非常人工的环境。

因此, 一个以诡计为基础的策略取决

于设计师的偏好和需求, 即建立在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他们所创造的环境所带来的后果这一基础上。舞台布景是诡计运用的极端, 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商业街的零售环境同样具有欺骗性。这两种空间都是为了方便讲特定的故事所设置的背景: 一个为了说明故事发生在舞台上, 而另一个为了引诱人们消费, 两者都利用诡计来达到目的 (图 10~ 图 12)。

五、结论

“建筑只是室内空间的表皮——一个脚手架, 内部在悄悄地重组……我想说的是, 今天的建筑已经内部化了。”^[14]

个体性、邻近性和居住性, 在其生产文化的各方面为室内空间提供了独特的、灵活的和开放的操作条件。为了发展设计思想并使其工具化而使用的再利用策略, 确保了学科中始终存在不确定性。

兰文 (Lanvin) 强调了包括理解建筑环境在内的建筑室内传统做法:

“室内空间并不是建筑遗存, 也不能被模糊地理解为抽象空间, 它是一个元素, 就像投影图像一样, 既可以模糊建筑 (从而减小对自身约束的依赖), 同时也依赖于建筑 (从而加强其整体性)。在这种双重关系中, 在这种不止一个, 有时是两个的转变中, 建筑和室内相互缠绕, 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独一无二的体验。”^[15]

一方面, 学科和职业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 这种联系也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从历史上看, 室内空间的设计主旨通常遵从于更古老或更成熟的环境, 正如罗斯·埃克索·亚当斯所指出的,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这种默认已经演变成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这种预设的关联性受到了质疑, 以至于内部空间、流动空间、权力关系网、社会交往的基础设施都已经扩张到了建筑之中。

这种学科转变的出现及其条件, 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一些空间上的变化, 表明建筑围护结构被其内部所取代会导致一个新的结果——在新的空间环境中, 极端



图10: 肖像馆, CoOB。荷兰杜维文沃尔德城堡 (Duijvenvoorde Castle) 的一间肖像馆中安装了一个镜面展馆, 在房间内的参观者可以反射自己



图11: Jiaqi Li 5, 室内改造平台, RCA, 学生: Jiaqi Li。提取大理石大厅的几何形状和比例来设计一个装饰性建筑, 像一个房间一样被放置在克兰顿公园周围的景观之中



图12: Jiaqi Li, 室内改造平台, RCA, 学生: Jiaqi Li。对每一个房间进行分析并提取其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特征, 利用这些特征来组织废墟里及其周边的一些装饰性建筑, 每一个房间的参观者都可以利用它们重建原始空间, 并与周围的公园相连

情况下的室内空间可以没有建筑。

因此, 这些对建筑环境学科中传统产业的挑战, 再加上通常被称为当代“后批判”环境的挑战^[16], 使建筑与室内空间的许多惯例开始转变。

简言之, 室内空间的模棱两可赋予了主体一种灵活性, 这种灵活性通过不断的尝试来验证其条件和方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对建筑环境习惯性依赖的局限性不仅已经消除, 而且已经被不断重塑自我的学科信念所取代。这主要是因为室内空间固有的和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是封装改造和重塑周围世界的的能力, 也可以将室内空间描述为“后建筑”(post-architecture)^[17], 一个由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事物改造、重塑而来的空间。

注释

- [1] Hegewald, J. & S. Mira., RE-USE: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and Anxiety[M].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12: 43.
- [2] De Carlo, G., In conversation with Zucchi, Benedict, Milan 1990//Benedict, Z., Giancarlo De Carlo[M]. Oxford: Butterworth Architecture, 1992: 167.
- [3] Bourriaud, N., Postproduction. Culture as Screenplay: How Art Reprograms the World[M]. New York: Lukas & Sternberg, 2010: 17.
- [4] Brooker, G. & S. Sally., Rereading's: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Remodeling Existing Buildings[M]. London: RIBA Enterprises, 2004.
- [5] Scott, F., On Altering Architecture [M]. Routledge, 2007: 126.
- [6] Brooker, G. & S. Sally., Rereading's: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Remodeling Existing Buildings[M]. London: RIBA Enterprises, 2004: 102.
- [7] Wainwright, O., The Case for...Never Demolishing Another Building.[N] Guardian Newspaper. January 13th 2020. 也可参见 Hewitt, M.Alan., Why Reusing Buildings Should, and Must, Be The Next Big Thing[N]. Arch Daily. 22nd January 2019.和 Heathcote, E., Toxic Utopias: how Radical 1960's Architecture Got It So Wrong[N]. Financial Times, 28th December 2018.
- [8] Barnhart, R., Dictionary of Etymology[M]. Edinburgh: Chambers Publishing, 1988: 528.
- [9] Scott, F., On Altering Architecture[M]. Routledge, 2007: 5.
- [10] Hardy, H., //Diamondstein-Spielvogel, B. Buildings reborn. New Uses, Old Place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28.
- [11] Bourriaud, N., Postproduction. Culture as

- Screenplay: How Art Reprograms the World[M]. New York: Lukas & Sternberg, 2010: 17.
- [12] Frascari, M., The Tell-Tale Detail [EB/OL]. [2019-07-22] <https://uwaterloo.ca/rome-program/sites/ca.rome-program/files/uploads/files/frascari-m-the-tell-the-tale-detail-3-a.pdf>.
- [13] Rykwert, J., The Necessity of Artifice[M]. Academy Editions, 1982: 59.
- [14] Exo-Adams, R., . 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ior// Stoppiani, T. & G.Ponzo, & G.Themistokleous (Eds) ., This Thing Called Theory [M]. Routledge, 2017: 243.
- [15] Lanvin, S., Kissing Architectur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60.
- [16] 关于后批判的讨论可以参见报纸刊登文章: Bremner, C. & P. Rogers., Design Without Discipline[J]. Design Issues: Volume 29, Number 3, 2013. 和 Kirkham, P. & S. Weber., History of Design: Decorative Arts and Material Cultur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或网页文章 Buscher, M. & L. Cruikshank., Designing Cultures: Post-Disciplinary Practices[EB/OL]. [2009-07-1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9576511_Designing_Cultures_Post-Disciplinary_Practices
- [17] 参 见 Brooker, G., In Schneiderman, Deborah and Campos, Amy. Interiors Beyond Architecture[M]. Routledge, 2018.

参考文献

- [1] Exo-Adams, R. 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ior.// Teresa, P.G. & Themistokleous.G.S. This Thing Called Theory[M]. Teresa, Ponzo: Routledge, 2017: 243
- [2] Hegewald, J. & S. Mitra. RE-USE: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and Anxiety[M].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2012: 43.
- [3] Hegewald, J. & S. Mitra. RE-USE: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and Anxiety[M].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2012: 3.
- [4] Brooker, G. Interior Architecture: The Unfixed and The Becoming. Inner Magazine[J]. IDEA Journal, 2013: P2-5. 另见: Ed H. Unbecoming[J]. IDEA Journal, 2013: 2-5.
- [5] Barnhart, R. Dictionary of Etymology[M]. Edinburgh: Chambers Publishing, 1988: 856.
- [6] De Carlo, G. In conversation with Zucchi, Benedict, Milan 1990.//Benedict, Z. Giancarlo De Carlo[M]. Oxford: Butterworth Architecture, 1992: 167.
- [7] Bourriaud, N. Postproduction. Culture as Screenplay: How Art Reprograms the World[M]. New York: Lukas & Sternberg, 2010: 17.
- [8] Brooker, G. & Stone, S Rereading's: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Remodeling Existing Buildings[M]. London: RIBA Enterprises, 2004.
- [9] Brooker, G. & Stone.S Rereading's: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Remodeling Existing Buildings[M]. London: RIBA Enterprises, 2004: 15.
- [10] Onions, C.T. (Ed) .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M]. Oxford Press, 1972: 1033
- [11] Scott, F. On Altering Architecture[M]. London: Routledge, 2007: 126.

- [12] Brooker, G. & Stone.S. Rereading's: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Remodeling Existing Buildings[M]. London: RIBA Enterprises, 2004: 102
- [13] Brooker, G. & Stone.S. Rereading's: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Remodeling Existing Buildings[M]. London: RIBA Enterprises, 2004: 127
- [14] Wainwright, O. The Case for...Never Demolishing Another Building[N]. Guardian Newspaper, 2020-01-13. 另见 Hewitt, M.A. Why Reusing Buildings Should, and Must, Be The Next Big Thing[OL]. Arch Daily, [2019-01-22], Heathcote, E. Toxic Utopias: how Radical 1960's Architecture Got It So Wrong[N]. Financial Times, 2018-12-28.
- [15] Barnhart, R. Dictionary of Etymology[M]. Edinburgh: Chambers Publishing, 1988: 528.
- [16] Scott, F. On Altering Architecture[M]. London: Routledge, 2007: 5.
- [17] Brooker, G. Key Interiors Since 1900[M]. London: Laurence King, 2013.
- [18] Hardy, H. Buildings reborn. New Uses, Old Places.// Diamondstein-Spielvogel, B[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28.
- [19] Bourriaud, N. Postproduction. Culture as Screenplay: How Art Reprograms the World[M]. New York: Lukas & Sternberg, 2010: 17.
- [20] Barnhart, R. Dictionary of Etymology[M]. Edinburgh: Chambers Publishing, 1988: 505.
- [21] Frascari, M. The Tell-TaleDetail[J]. 2019-07-22 <https://uwaterloo.ca/rome-program/sites/ca.rome-program/files/uploads/files/frascari-m-the-tell-the-tale-detail-3-a.pdf>.
- [22] Rykwert, J. The Necessity of Artifice[M].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1982: 59.
- [23] Onions, C.T. (Ed) .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M]. Oxford Press, 1972: 103.
- [24] Barnhart, R. Dictionary of Etymology[M]. Edinburgh: Chambers Publishing, 1988: 53.
- [25] Brooker, G.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M]. London: Bloomsbury, 2016.
- [26] Exo-Adams, R. 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ior. //This Thing Called Theory[M] Teresa, P.G. & Themistokleous, G (Eds). This Thing Called Theory[M].London: Routledge, 2017: 243.
- [27] Lanvin, S. Kissing Architectur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60.

图片来源

图1: Moying HUANG绘制

图2: Philip Vile提供

图3、图4: 建筑摄影工作室Imagen sublimina的 Miguel de Guzmán提供

图5: 英国国民信托图片社(National Trust Images)的 John Millar提供

图6: 英国国民信托图片社的 James Dobson 提供

图7: RCA学生 Yikai WANG绘制

图8、图9: RCA学生 Xilei XUE绘制

图10: CoOB Architects提供

图11、图12: RCA学生 Jiaqi LI绘制